

收稿日期:2020-11-18

平民诗人吴嘉纪的安丰书写 ——以范公堤与陋轩为例

王正兵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盐城平民诗人吴嘉纪“一生不出东淘路,自有才名十五州”。他的安丰书写较为集中于范公堤与陋轩,前者是贯穿安丰的著名海堤,也是东台海滨平民生活变迁的历史见证;后者是吴嘉纪的安丰居所,更是诗人“穷饿自甘”却“心系天下”思想的重要见证。吴嘉纪“诚”心为诗,既能从安丰先贤平民思想家王艮身上汲取平民思想,又能继承杜甫“诗史”的创作传统,立足安丰,以平淡的话语书写现实,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明清易代之际东台海滨广泛的社会生活。

关键词:吴嘉纪;平民诗人;安丰;范公堤;陋轩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1-0001-09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盐城市地方文化史研究”(16WMA010)。

作者简介:王正兵(1967—),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1.001

吴嘉纪被称为遗民诗人或盐民诗人。确实,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吴嘉纪,在清顺治、康熙时代度过了四十余个春秋,其一生的主要经历与遗民身份极为一致。吴嘉纪还写过多篇反映盐城东台安丰场盐民生活的作品,其中《绝句》最为脍炙人口:“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①朱则杰在《清诗史》中评之曰:“此诗也是纯粹白描,却能曲尽盐民灶户的辛苦之状。”^{[1]94}因此,称吴嘉纪为盐民诗人当不为过。然而,笔者却以为,吴嘉纪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平民诗人,他喜欢用平民的视角,平淡的话语,以东台安丰(东淘)为中心,不加修饰地书写现实,从而真实地记录了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生活。“读《陋轩集》,则淮、海之夫妇男女,辛苦垫隘,疲于奔命、不遑启处之状,虽百世而下,了然在目。甚矣,吴子之以诗为史也!虽少陵赋《兵车》,次山咏《春陵》,何以过?”(陆廷抡《陋轩诗序》)^{[2]494}将吴嘉纪与杜甫、元结相提并论,也称其“以诗为史”,陆廷抡此评确有见地。

① 文中所引吴嘉纪作品均见于杨积庆笺校的《吴嘉纪诗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出版。

吴嘉纪“一生不出东淘路，自有才名十五州”（王莘《读吴野人诗》）^{[2]519}，其安丰书写主要落笔于范公堤与陋轩，前者是贯穿安丰的著名海堤，也是东台海滨平民生活变迁的历史见证；后者为吴嘉纪的安丰居所，更是作者“穷饿自甘”却“心系天下”思想的重要见证。

一、范公堤的历史见证与现实观照

范公堤，又名“捍海堰”。据《旧唐书·李承传》记载：淮南节度判官黜陟使李承见海潮泛滥频繁，毁坏煮盐亭灶，甚至淹没农田，“奏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屯田瘠鹵”^[3]。常丰堰后亦称李堤。北宋初年，“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废不治，岁患海涛冒民田”^[4]。天圣年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今属东台）盐仓监，上书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建议重修。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张纶征集通、泰、楚、海四州四万余民工，兴筑海堰，历经四载，终于筑成。百姓感谢张纶，为其建立生祠，范仲淹则亲自撰写《泰州张侯祠堂颂》^[5]，并改东淘场为安丰场。至此，海堰之东煮盐，海堰之西种粮，人们还将此堰称为“范公堤”。

吴嘉纪《陋轩诗》中提及范公堤的主要作品有：《风潮行》《与汪芾斯先生》《伤哉行》《范公堤行，呈汪芾斯先生》《堤上行二首》《章儿病，何裕充雨中来视，赠诗三首》《东淘杂咏十首》《燕子巢陋轩十年矣！今春余适在家，值双燕来，内人顾之色喜，乞余赋诗》《伤程梅愁》《喜汪简臣自京口归东淘过访二首》《安丰场绝句四首》等。这些诗作，有的在题目中直接点明范公堤，有的则在诗句中涉及范公堤，角度不同，侧重也有差异，大致存在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借堤写人，重在歌颂。如《范公堤行，呈汪芾斯先生》其一：

范公劳苦筑长堤，洋洋潮汐不复西。黄壤黑壤接庐舍，南场北场多鸣鸡。运盐掬掬车在野，获稻苍苍水映畦。老弱嬉游日无扰，风俗宛与成康齐。遗爱千年东海湄，只今强半是蒿藜。此中啼号有赤子，长者试与重提携。

据《嘉庆东台县志》记载：汪芾斯，名兆璋，浙江钱塘人，康熙六年“任诸场，在职九年，以廉干称”^{[2]149}。此诗起句“劳苦”二字，便将范仲淹拳拳爱民之心直接呈现；“不复西”则点明长堤捍海之功。接着，诗人选用了庐舍、鸡鸣、盐车、稻田等景物，写出昂然生机，而“嬉游”二字更是将老百姓安居乐业情景进行了生动概括。结尾点明诗旨，用范氏“遗爱千年”之功激励汪芾斯，希望其能步范公后尘以“提携”今之“赤子”，从而再现“成康”之“风俗”。再如《东淘杂咏十首》其一《范公堤》（宋范文正公筑）：

茫茫潮汐中，砾砾沙堤起。智勇敌洪涛，胼胝生赤子。西滕发稻花，东火煎海水。海水有时枯，公恩何日已？

可以说，此诗开头四句既是前引一诗“劳苦”二字的直接注解，也是歌颂范仲淹战胜“洪涛”以造福苍生的丰功伟绩；而“西滕发稻花，东火煎海水”则是范氏筑堤之功的具体反映，更是百姓安居生活的真实写照；结尾的“枯”“已”二字对比强烈，既有追慕，也有怀恋，吴嘉纪颂恩之情溢于言表，爱民之心可谓真切！

二是以堤写灾，重在纪实。如《风潮行》：

辛丑七月十六夜，夜半颶风声怒号。天地震动万物乱，大海吹起三丈潮。茅屋飞翻风卷去，男妇哭泣无栖处。潮头骤到似山摧，牵儿负女惊寻路。四野沸腾那有路，雨洒月黑蛟龙怒。避潮墩作波底泥，范公堤上游鱼度。悲哉东海煮盐人，尔辈家家足苦辛。频年多雨盐难煮，寒宿草中饥食土。壮者流离弃故乡，灰场蒿满池无鹵。招徕初蒙官长恩，稍有盐民归旧樊。海波忽促余生去，几千万人归九原。极目黯然烟火绝，啾啾妖鸟叫黄昏。

这是一首纪实诗。“辛丑”指清顺治十八年(1661)。据《康熙重修中十场志》记载:“顺治十八年,海潮至,淹庐舍无数。”^{[2]24}吴嘉纪此诗对这次灾情作了详细记录:“飓风”怒号,茅屋“飞翻”,百姓居处瞬间消失;海潮上涨如巨山,大雨洒洒如倾注,昔日的避潮墩已尽沉水底;“范公堤上游鱼度”,可见潮之高,水之大,一片汪洋,昔日具有“捍海”之功的范公堤已不复存在。百姓或背井离乡,或回归九原,灾难降临之际,十室九空,烟火断绝,唯有鸟声啾啾,一片凄惨景象如在目前。再看《堤上行二首》其一:

高低田没尽,横流始归海。坏堤石出何磊磊?官长见田不见湖,摇手不减今年租。未崩河堤余几丈,留与催租者。草枯风瑟瑟,往来走驿马。

此诗写灾后情景,潮水终于退去,范公堤重新露出水面,“何磊磊”三字,可谓触目惊心,也极具嘲讽意味,预示着老百姓即将面对的窘境。果然,官长的轻轻“摇手”之举,让百姓的满腹希望一下子化为乌有,今年的租税竟然丝毫不减,催租驿马还跟以前一样往来不绝。诗人未作雕饰而纵笔直书,民生之艰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三是以堤作景,重在映衬。如《喜汪简臣自京口归东淘过访二首》其一:

东淘柳条向西青,枝上晨鸟飞且鸣。晨鸣暮鸣思无聊,念君西游适金焦。山月妙高台,江松三诏洞。沙鹭水花接笑言,渔翁释子相迎送。范公堤边旧草堂,累月醇醪千壶觞。我友直似壶中醞,醒人夜夜不能忘。

据《同治两淮盐法志》记载:“汪铨字简臣,歙人,以盐策占籍仪征。……铨少从父学,涉猎管、商诸书,河渠、盐法无不得其要领。康熙中,奉旨濬海口及申场河,命铨司其事。铨以海口虽经疏凿,而各场运盐诸河尚苦于淤浅,请并力濬之,御史如其言。四阅月,工竣,富安等二十余场,赖以济运。”^{[2]348}“盐策”,此处指盐务;“东淘”,即今之安丰。作为管理盐务的官员前来拜访,而且还是吴嘉纪的朋友,此诗第二首中还有“我昔避债匿芦渚,子解金钱掷债主”诗句,一个“掷”字,即可看出汪简臣对债主的一种蔑视,也是其珍视与诗人友情的豪迈之举。所以,关键时刻能为诗人伸出援手的朋友到访,喜悦之情可想而知,诗题中直接用一“喜”字,可以说正是吴嘉纪此时此刻真实情感之流露。全诗围绕“喜”字,写出柳青、鸟鸣、山月、江松、沙鹭、渔翁等富于生机的人与景,也使全诗喜气洋溢,热情盈篇;最后则以诗人与“友”把酒言欢作结。当然,诗中的“范公堤”既是汪简臣此行的落脚点,也是吴嘉纪“草堂”之所在,更是两人之间诗酒娱情、情韵悠悠的映衬。再如“携手海天秋正半,清风皎月长堤上”(《范公堤行,呈汪芾斯先生》其二)、“范公堤上欲黄昏,畴昔同君一笑言”(《伤程梅愁》其四)、“围中颜色独憔悴,与郎离别范公堤”(《燕子巢陋轩十年矣!今春余适在家,值双燕来,内人顾之色喜,乞余赋诗》其一)等诗句,“范公堤”在吴嘉纪笔下一再出现,既是借以抒发昔日友情、亲情的重要媒介,更是强调今日离情别绪悠远绵长的象征。

由此可见,东台安丰的范公堤虽饱经沧桑,却见证了吴嘉纪家乡的历史变迁,诗人纵笔古今,其复杂情愫也借范公堤这一典型意象而得以宣泄。

二、陋轩虽“陋”却乐以忘忧

如果说,范公堤将吴嘉纪的目光由安丰带向了远方,带向明清之际广阔的社会,使诗人感受到沧桑巨变和民生艰辛,那么,陋轩无疑让吴嘉纪注目安丰,审视自我,使他真切体会到步履之维艰,生存之不易。

陋轩之名,源于刘禹锡的《陋室铭》。吴嘉纪“幼负异姿”,“习举业,操觚立就,见地迥出人意表。州试第一,入国朝,辄弃去。曰:‘男儿自有成名事,何必区区学举业也?’自是专工为诗,历三十年,绝口不谈仕进。隐居海滨,家贫,破屋数椽,不蔽风雨,蓬门蒿径,乐以忘饥。颜其门曰陋

轩，苦吟其中”（袁承业《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2]511}。可见，“陋轩”之“陋”与其“家贫”密切相关。“陋轩者，草屋一楹，环堵不蔽，与冷风凉月为邻，荒草寒烟为伍，故人尽呼嘉纪曰‘野人’，而野人因以自号焉。”（陈鼎《留溪外传》）^{[2]507}作为曾习举业，而且还考中第一名的读书之人，选择应试中举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吴嘉纪弃却举业，“专工为诗”，这自然也是导致其“家贫”的重要因素。尤其处于明清易代之际，弃去举业，虽能保持气节，但显然关闭了自身的仕进之路。“野人”之号，虽为他人称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吴嘉纪之“迥人意表”，而以“野人”为号，既与“陋轩”相称，更能反映出吴嘉纪对“贫”泰然处之的生活态度。

吴嘉纪《陋轩诗》卷十四、十五之中均有一首《自题陋轩》：

风雨不能蔽，谁能爱此庐？荒凉人罕到，俯仰我为居。遣病一篱菊，驱愁数卷书。款扉谁问讯？禽鸟识樵渔。

闭门二十载，霜雪满头颅。治乱从当世，簞瓢自老夫。空阶苔半掩，颓壁树全扶。寥落无邻舍，乾坤此室孤。

前一首诗，陋轩风雨不蔽，可见其破；而地处荒凉，人迹罕至，唯有禽鸟时相问讯，可见其僻；诗人自比樵渔，整日与菊、书为伴，面对疾病、愁苦，却能“俯仰”视之，真正做到了乐天安命。后一首诗，苔掩台阶，可见进出无多，一个“空”字既能显示出台阶之如同摆设，也与“闭门”持久有关；树扶颓壁，可见居室破败程度，一个“扶”字顿时让人觉得墙壁之摇摇欲坠；而一簞一瓢，看似简陋，诗人却非常满足；四周无邻，虽说孤独，却也少了许多喧嚣；白发满头，却独处乾坤，以穷老终其一生。此情此景，怎不令人酸嘶？诗人还写过一首《破屋诗》，可为此陋轩注解：

避喧数椽在溪北，苔巷荜门意自适。邻舍无由窥我贫，几年全赖此四壁。壁老土柔力渐微，或倾或侧纷狼籍。野狸黠鼠恣来往，青天色冷接床席。妻子常惊瓦砾声，劝吾修葺苦逼迫。昨夜雨歇天作霜，烈风怒号落吾宅。宅舍压倒存一半，其下儿女声啾啾。仓卒提携出户来，草中坐待朝日白。日高举室喜重生，虽失栖迟翻不惜。君不见昔日巍巍公与侯，朱门画栋云霞流；转眼蓬蒿生甲第，身死还为当世羞。何如野老断垣敲柱下，骨肉因依无所求！

诗中四壁“或倾或侧”，狸鼠在室内恣肆不断；邻居难窥，只因居处孤僻；“接床席”显示出居室之小，“瓦砾声”又可看出时不时会出现风雨飘摇。终于，一场大风，房屋倒塌，儿女被压，幸运的是骨肉无差，诗人用一“喜”字道尽劫后余生之欣慰！吴嘉纪在《吾庐》诗中也有对“陋轩”的类似描述：“吾庐清溪中，年久半倾圮。圮者不复问，存者还欲倚。老梅共横斜，撑拒临流水。有客念倾颓，赠粮令葺理。”此诗一作《修葺破屋诗》，从中仍然可以看出，陋轩由于年久失修，墙壁倾圮严重，而“不复问”“还欲倚”则写出诗人之无奈。因为穷困，诗人才无力修葺；修葺不及，才会出现风吹屋塌；看到家人无恙，诗人才会喜上眉梢。陋轩之“陋”，于此可见。

刘禹锡对“陋室”赞誉有加是因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6]。《尚书·君陈》篇也有“黍稷非馨，明德惟馨”^[7]，那么，吴嘉纪陋轩之中的“德”如何体现呢？“遣病一篱菊，驱愁数卷书”（《自题陋轩》其一），显然，诗人对菊、书情有独钟。比如《归后赠菊》诗：“荒芜篱落菊还开，知是应门稚子栽。勿叹频年多寂寞，花时又见主人回。”诗题有小注云：“予去年九日到家。”品味此诗，很容易使人想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这样的佳句。陶渊明也爱菊，菊花寄寓着他的理想，甚至可以认为，菊花就是陶渊明未受世俗玷污的高洁品性的象征。所以，吴嘉纪回到荒芜的陋轩，看到盛开的菊花，马上就与陶渊明有了精神上的联系，喜悦之情随即流露出来。再如《重阳后二日寄赠汪三韩》：“霜降众芳歇，时菊生意饶。孤花挺穷秋，天地何寂寥！”汪三韩，吴嘉纪朋友汪舟次之弟，“有《百一诗》，为诗老所许。早殇”^{[2]89}。诗中众芳已歇，菊花却恣意绽放，一个“饶”字写尽花之生机；穷秋时节，天地苍茫辽阔，唯有菊花独

立寒秋,一个“孤”字既是写花之独放,也是写诗人的离群索居,而用一“挺”字更显示出诗人的特立独行和义无反顾。所以,此诗也可看作是吴嘉纪狷介个性的写照。

除了菊花,吴嘉纪还有咏梅之作,如《折陋轩梅花入舟中作》:“清溪正发数株梅,惆怅芳春别钓台。手折花枝登小艇,前途看到十分开。”梅花虽然开放,却因地处旷野而无人观赏,“惆怅”一词说尽梅花的芳春难久,韶华易逝。诗人此时也化身梅花,看似为梅惆怅,实有孤芳自赏之无奈。因此,前两句既有梅开之喜,也有“惜春常怕花开早”之叹,感情基调稍嫌低沉。后两句诗人另辟蹊径,折下梅枝,还将花枝带上随之远行的小艇,将其置于船头,通过这么处理,既把梅花“正发”与诗人独赏紧密结合,使花与人互为相知;又将梅花的“十分开”与诗人此行的“前途”联系起来,从而荡开此前的愁绪,使全诗的感情基调立即转化为乐观旷达。此外,诗题标明“入舟中作”,诗中出现“别”字,显然此诗属于离别题材,但离情别绪最终被诗人巧妙改变,所以,此首咏梅作品颇具初唐王勃等人风味。再如《客少》:“客少户常掩,天寒犬不吠;梅花当故人,终日坐相对。”因为客少,“闭门”成为常态,“户常掩”说明诗人时刻固守着自己的那份执念;不闻犬吠,既是客少使然,也是诗人所追求的那份静谧;此时此刻,面对着梅花,浑然忘却了一切,以梅花为故人,梅花又何尝不将诗人当成故人,梅花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梅花。王国维《人间词话》曰:“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8]显然,吴嘉纪《客少》一诗已达到“无我之境”之高度。

吴嘉纪对书的偏嗜,在《晒书日作》一诗中得到明示:

弱龄多病嗜诗书,药里书帙盈篋筒;散发养痾万卷前,人生如此真得意。十年戎马斗中原,产破无聊归荜门。丈夫久困形容丑,手持经史换饔飧。乡里小儿气骄矜,凶年拥谷如玊璠;饥时但得许升斗,我直十倍何须论。即今五十暗双目,衰疾缠身辍诵读。饮食药物向谁求?床上残编余一束。细字模糊半销减,鼠迹蠹痕手难触。握出茅斋忆往年,炎晖杲杲吞声哭。

晒书日,即七月七日。《艺文类聚》卷四载曰:“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9]诗作开头的“嗜”字已表明诗人对诗书的热衷程度,“盈”字则描绘出陋轩之中处处皆书之场景,面对“万卷”诗书,诗人的得意之情在“真”字上毫不掩饰地得到揭示。然而,“丈夫久困形容丑,手持经史换饔飧”。许慎的《说文解字》对“饔飧”解释为:“饔,熟食也”,“飧,脯也”,“脯,日加申时食也。”^[10]焦循《孟子正义》注曰:“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11]可见,“饔飧”是一日三餐的称呼。从这两句诗可以看出,吴嘉纪的生计完全依赖于这些诗书。然而,“残编”“模糊”,既能衬托出诗人手不释卷之形,也能反映出以书谋生之日趋艰难。常年沉吟于诗书,一个“暗”字写出诗人视力受损之严重;而多病缠身,一个“辍”字则将停止诵读的极不情愿之态随意点染。诗人还有一首《卖书祀母》诗:“母没悲今日,儿贫过昔时。人间无乐岁,地下共长饥。白水当花荐,黄粱对雨炊。莫言书寡效,今已慰哀思。”吴嘉纪母亲去世较早,“慈母谢世值饥年,棺衾草草何曾厚。我昔抱痾母在时,千里就医不相离”(《七歌》其二)。嗜书之人却做出卖书之举,实属反常;而卖书能祭奠母亲,能抚慰哀思,倒也值得。“白水”“黄粱”,可见祭祀之简;“人间”“地下”,说明长饥没有差别;“炎晖杲杲吞声哭”,烈日炎炎之下,诗人却吞声而哭,其无力求食之状可谓凄恻难禁。

三、“穷饿自甘”但“心系天下”

陋轩是吴嘉纪安丰的安身之所,陋轩虽陋,依赖于陋轩之菊、梅、书,诗人却也能乐以忘忧,但残酷的现实使诗人又不得不去正视。比如《初冬》:“海桑还落叶,田舍始休农。暖日穷人得,行云

老雁从。地偏欣事少，庐敞畏邻春。岁月踌躇过，中原正举烽。”此处的“庐敞”就是陋轩，而“畏邻春”使得诗人必须面对现实中的饥寒交迫。其《秋怀》诗写道：

凶年杂寒至，残秋贫愈悽。娇儿夜中冷，抱我肩臂啼。老妻爱痴卧，晏起常日低。至此亦不眠，坐床至鸣鸡。满屋风泠泠，孤灯虫凄凄。世上寒与饥，兹夜到已齐。……营营衣食途，从未知东西。

为了生存，诗人只好“忍别妻儿上小舟，嗷嗷饥雁叫芦州。老人触目多如此，落日空囊何处游？”（《落日》）《陋轩诗》中，吴嘉纪一家身处陋轩忍受饥寒的作品比比皆是：“淘上老人心凄凄，无衣岁暮娇儿啼，多年败絮踏已尽，满床骨肉贱如泥。出门入门向谁告？唯有朔风过破屋。我友何由知此情？远寄宛陵布一束。”（《郝羽吉寄宛陵棉布》）杨钟义《雪桥诗话》还有另类版本：“（吴嘉纪）与吴鳞潭祭酒善，鳞潭官京师，夜梦野人索棉布十丈。诘旦，寄诗与布。野人得之曰：‘神交哉！’报以诗。”^{[2]519}正是靠着郝羽吉、吴鳞潭等朋友的接济，吴嘉纪一家才得以艰难度日。

吴嘉纪的妻子王睿，有《陋轩词》存世，孔尚任等人校阅的《众香词》选了她两首词：《清平乐·柳丝》和《卜算子·秋夜寄外》。王睿生日时，吴嘉纪写了一首《内人生日》诗：

潦倒丘园二十秋，亲炊葵藿慰余愁。绝无暇日临青镜，频过凶年到白头。海气荒凉门有燕，溪光摇荡屋如舟。不能沽酒持相祝，依旧归来向尔谋。

“吴嘉纪和妻子是患难与共的知己，一生困窘的吴嘉纪甚至无法给妻子温饱的生活，时常奔波营生，无法照顾家庭。”^[12]此诗便写出哪怕“葵藿”度日，无酒相祝，也绝无怨言。康熙二十二年（1683）“仲冬一日”，即十一月一日，王睿去世，吴嘉纪有《哭妻王氏》以记其事。诗前有序曰：“王氏名睿，字智长。归余四十五年，尝愿先余死，问之，曰：‘冀得君挽诗耳！’今子死，余哭子有诗。涕泗之时，诗愧不工，然了愿酬矣！呜呼！”全诗共十二首，其四曰：

结褵无几时，家国丁丧乱。夫妇是鸳鸯，芦花为伙伴。兵燹同阅历，容颜各凋换。愿言恶衣食，暮齿足昏旦。谁知淮南田，岁岁水漫漶。射雉萧蓬墟，悬鹑斥鹵岸。犹恐我志迂，固穷为我言：“高义归夫子，饥寒死不怨！”

此诗信息颇多，一是两人结合于易代之前，共同经历了兵燹之乱；二是相约白头，同甘共苦，不去计较衣食之多寡；三是事与愿违，年年水患不断，生计堪忧；四是坚定诗人高义之志，至死无怨。两人真正做到了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四十五个春秋，遗憾的是，王睿去世后几个月，吴嘉纪辞世。

吴嘉纪兄妹六人，皆命运多舛。诗人在《七歌》中，先述其父母双亡：“嗟哉我父逝不还，一棺常寄他人田；田中水阔波浪白，渚禽夜叫声凄然”“慈母谢世值饥年，棺衾草草何曾厚”。再言其兄妹遭遇：“叔兄昏夜行闾里，突遇恶少椎击死。前代之冤今不理，呜呼伯兄恸不起！……我兄我兄昔有四，出门入门今少二。海内谁为击筑人？怀里空存不平事。”（按：吴嘉纪叔兄名嘉经，伯兄不详。）“寒鸦偏叫四兄室，四十独宿到五十。……仲兄垂老更多疾，岁俭门衰千虑集；黄金错买里人田，白头难觅忘忧术。”（按：吴嘉纪四兄字宾国，仲兄名嘉绅。）再看妹妹吴氏：“夫没三月儿出没，我妹心苦无人告。四体饥困不得乳，儿哭母哭声满屋。”（按：吴氏，安丰周正冕妻，二十七岁守寡，三个月后，生一遗腹子名日昇。）“家无升斗，皆资纺织，昼夜不少息。遂积劳成病，卧床三年而卒，距正冕死十年矣。”（《嘉庆东台县志》）^{[2]7}妹妹死，吴嘉纪专门写了一首《哭妹》诗：

百年各有尽，劳者身先朽。吾妹是穷民，何尝愿老寿？委化蜗舍中，乳鸦啼门柳。人间送死具，伤哉十缺九！宿昔亲故稀，霜雪冻窗牖；纺织无遗孤，饥寒为寡妇。孤儿未成人，中道失慈母。往时饼与饵，今日不在手。

妹妹三十七岁死,虽有“劳者身先朽”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穷困所致,“人间送死具,伤哉十缺九”,治丧用品都难以凑齐,“穷”之程度可想而知。

如果仅仅是吴嘉纪一家一室苦于贫困,陷于绝境,当属特例。诗人由己及人,却“心系天下”,其《归东陶答汪三韩过访五首》中的第一首诗关注的便是东陶(安丰)百姓:

郡邑难久居,归去东陶社。行行故乡近,蓬蒿蔽原野。时候当播谷,膏雨霏霏下。陇无荷锄人,路有催租马。白骨委尘埃,尽是逋赋者。皮肉饲饥鸢,居室余败瓦。哀哀鸱鸢啼,汨汨溪流泻。我归齿发暮,方叹生计寡。乡党复构患,倚徙泪盈把。

诗人回到安丰,触目所见,蓬蒿遍野,白骨累累;播种时节,淫雨霏霏而难止;田无耕者,催租马却往来不断;“逋赋者”(逃税者)埋骨于荒野,留下的尽是破瓦残屋。吴嘉纪还移情于物,借鸟啼哀,借水泻愁,面对如此惨状,只能洒泪以对。其二曰:

徒隶持州帖,雁行柴门外。族有逃役者,署名呼我代。我无半亩田,征税何由派?密网及无辜,无地可趋背。儿女藏四邻,酒食缓群吠。用尽腐儒力,未免公家逮。落日望旷野,颶风凄以大。嗟哉越石父,脱骖人安在?

回到陋轩家中,没想到祸从天降:作为一个没有寸田之腐儒却要替别人交税,况且还难以逃避,只能将儿女藏于邻家而待酒食于“徒隶”,至此,苛政猛如虎已难以形容,无辜遭罪还无处申诉,此情此景更让吴嘉纪情何以堪!诗人引用典故,越石父因为遇到了晏子为其“脱骖”^[13]最终得以脱离苦海,让人羡慕!那么,为诗人“脱骖”之人何时才能出现?《冬日田家》写的也是安丰百姓的苦难生活,共四首,其一、三如下:

风起柳枝鸣,今日冬满村。野老无闲时,荷锄于衰原。侣伴亦已寡,力倦忧愈繁。子妇共作苦,襟衽带儿孙。常感落日意,息我以黄昏。

残叶一村虚,卧犬冷不吠。带梦启柴荆,落月满肩背。地荒寒气早,禾黍连冰刈。里胥复在门,从来不宽贷。老弱汗与力,输入胥囊内;囊满里胥行,室里饥人在。

前一首描绘的是冬日田家劳作不断,田地为“衰原”,“衰”字写出地力之不足;劳者为侣伴,“倦”字可见劳动的力竭;“无闲时”突出田家的忙碌不断,“带儿孙”表明其负戴前行;很显然,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皆需“共作”于野,只能盼望着日落西山,才会有喘息之时。后一首展现的则是里胥催租情景:野老早出晚归,“带梦启柴荆”写的是出工,“带梦”二字极言其早;“落月满肩背”写的是收工回家,“落月”二字极言其迟。天寒地荒,本就收成无几,却还被里胥堵门催租,“不宽贷”显示出催逼之急,“一村虚”则表明户户含饥。安丰民生之多艰,吴嘉纪不仅深有感触,而且对其作了淋漓尽致的揭示。

吴嘉纪身处陋轩,从关于陋轩的诗句描写可以看出,不仅其遭际令人叹惋,安丰百姓的生活境况同样让人唏嘘,显然,其诗风“冷畏”也与此密切相关。

四、“诚”心为诗致诗风“冷畏”

汪楫《陋轩诗序》引虚中(汪舟)之言曰:“野人性严冷,穷饿自甘,不与得意人往还;所为诗古瘦苍峻,如其性情。东陶距此地仅三十里,岁不一二至,野人固不易见;即见野人,野人亦不易合也。”^{[2]489}汪楫、汪舟均为吴嘉纪诗友。汪舟时居东亭(东台),吴嘉纪有《晏溪送汪虚中,兼怀吴后庄》诗提及此人,诗题上“晏溪”即东台西溪,因晏殊监西溪盐仓而得名。说吴嘉纪“性严冷”,可见其与人难合,加之“穷饿自甘”,即便东台与安丰仅三十里距离,吴嘉纪与汪舟相见也是“岁不一二”。周亮工、王士禛皆当时显贵,前者因汪楫荐举,读吴嘉纪诗“心怦怦动”(周亮工《吴野人陋轩

诗序》^{[2]487},进而为其刻《陋轩诗》,即今周本是也。“两公官省郡,强致之,力疾一出,布衣草履,低头座上,终日不出一语。两公善谈论,每说诗树议钩致,处士数语微中而已。”(汪懋麟《吴处士墓志》)^{[2]505}“布衣草履”既是吴嘉纪生活境遇的真实写照,也是其坚守“穷饿自甘”气节的最好展现;“数语微中”,则说明诗人思维敏捷,见解独到而深刻,这也是有人读吴嘉纪诗“如入冰雪窖中,使人冷畏”(《赖古堂尺牍新钞·吴介兹复汪舟次书》)^{[2]514}的原因之一。当然,吴嘉纪“性严冷”并不妨碍其诗歌创作,他对诗的刻苦认真时有载录,比如:

野人每晨起,翻书枯坐,少顷起立徐步,操不律疾书,已复细吟;或大声诵,诵已复书。或竟日苦思,数含毫不下。又善病咯血,血竭髯枯,体仅仅骨立,终亦不废,如是者终年岁。里人相与笑之曰:“若何为者?若不煮素而固食淡。”数指目以为怪物,野人终不之顾。(周亮工《吴野人陋轩诗序》)^{[2]487-488}

作诗辛苦如此,颇与李贺、陈师道无异,但李贺作诗呕心沥血,让人叹息;陈师道闭门造句,令人惋惜;吴嘉纪身上更多的是杜甫之身影。“不做公卿不苟同,闲闲自放海陵东。人当在野名偏著,陋可名轩学不穷。一老荒凉芦荻外,半生凄楚乱离中。浣花若使寻蹊径,得列门墙是此翁。”(范崇简《题吴野人集后》)^{[2]518}说的就是吴嘉纪继承了杜甫的“诗史”传统,其“岁月踌躇过,中原正举烽”等诗句也是受到杜甫“心系天下”影响的最好写照。“宾贤之哀怨,乃其诗之诚也。心斋践履笃实,其学一本于诚,使宾贤得与生同时,则亦心斋之徒矣,岂独以其诗鸣哉!”(孙枝蔚《吴宾贤陋轩集序》)^{[2]490-491}孙枝蔚用一“诚”字则把吴嘉纪与安丰先贤——平民思想家王良联系起来,认为吴嘉纪是从王良身上汲取的平民思想,确实,“诚”既是吴嘉纪的一种创作心态,更是其作为平民诗人的一种精神追求。

五、结语

“东淘诗太苦,总作断肠声。不是子鹃鸟,谁能知此情?”^[14]屈大均用这样四句诗说明吴嘉纪的诗歌创作与其生平经历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无疑十分恰切^{[1]98-99}。吴嘉纪《陋轩诗》鲜有愉悦之作,即便是他身处安丰,笔下的安丰书写给人的印象还是一“苦”字。这种“苦”显然不是刻意为之,没有那种痛彻肺腑的人生经历,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便很难吟唱出如此惨痛的“断肠”之声。吴嘉纪虽立足安丰,却“诚”心为诗,最终以平民的视角和平淡的话语不加修饰地书写现实,从一个侧面真实记录了明清易代之际东台海滨广泛的社会生活。

参考文献

- [1] 朱则杰. 清诗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2] 杨积庆. 吴嘉纪诗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3] 刘昉,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378.
- [4]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2695.
- [5] 范仲淹. 范仲淹全集[M]. 李勇先,王蓉贵,校点.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173.
- [6] 陶敏,陶红雨.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 长沙:岳麓书社,2013:1458.
- [7] 尚书注疏[M]. 孔安国,传. 陆德明,音义. 孔颖达,正义.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5:409.
- [8]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
- [9]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75-76.
- [10] 臧克和,王平. 说文解字新订[M]. 北京:中华书局,2002:333-335.
- [11] 焦循. 孟子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7:367.
- [12] 程程,王正兵. 遗民诗人吴嘉纪“胸中积块垒,笔底含风骚”新说[J]. 经济研究导刊,2015(21):299-300.

[13] 晏子. 晏子春秋[M].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乾隆御览本:14.

[14] 屈大均. 翁山诗外[M]. 续修四库全书:第 1411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10 - 511.

Wu Jiaji's Writing of Anfeng: A Case Study of Fan Gong Dam and Lou Xuan Residence

WANG Zheng-b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 Wu Jiaji, a famous poet in Yancheng at the tur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e has never been out of Dongtao (a county in Yancheng) all his life, but his reputation travels beyond 15 prefectures”. His writing of Anfeng focused on Fan Gong Dam and Lou Xuan Residence. The former is a famous dyke running through Anfeng, a small town in Dongtai city, which witnessed the change of the life of Dongtai coastal civilians. The latter is the residence of Wu Jiaji in Anfeng, where “he endured poverty and hunger” but “yearned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Wu was a “sincere” poet, who inherited the fine tradition of Wang Gen, a great thinker in Anfeng, and Du Fu, a great poet who depicted the history vividly. He wrote poems in plain language, which recorded the coastal life at the tur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Wu Jiaji; civilian poet; Anfeng; Fan Gong Dam; Lou Xuan Residence

〔责任编辑:王建霞〕